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二十六

元 程端學 撰

昭公

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婼勑略切公羊作舍下同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又為晉執婼起文也

癸丑叔鞅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辠也義又見莊十七年

齊執鄭詹

晉人圍郊

髙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所以別異於諸侯也康侯胡氏曰郊子朝邑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辠自見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朴鄉呂氏曰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此書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為東穀梁所書疑是而又脫一國字爾何者朱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諸侯卒於外書地東國失守社稷出奔仇讎巳而身死於外書曰蔡侯東國卒于楚而東國之辠著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未詳信否義見襄十四年衛侯奔齊

戊辰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

杜氏曰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屬壽州國雖

存君死曰滅夏齧徵舒玄孫劉氏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師留而諸侯先至故吳得獨敗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則無緣書楚也康侯胡氏曰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敗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總言朴鄉呂氏曰序頓胡沈於蔡陳許之上者以君臣為序也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

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辠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朴鄉呂氏曰吳益強也不曰滅胡子沈子而曰胡子沈子滅者言自滅也愚謂楚勢稍沮吳復強盛中國又生一楚矣六國從楚以致敗滅擒獲皆有自取之道也

天王居于狄泉

張氏曰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左氏曰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於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宫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鄩羅納諸莊宫尹辛敗劉師於唐又敗諸鄩尹辛取西闈攻蒯蒯潰許氏曰踰年書王故敬王踰年

即位而稱天王朴鄉吕氏曰王子猛卒弟匄立是為敬王子朝自京入于王城故敬王避子朝居于狄泉愚謂以天王而居于狄泉非其所也見王室之亂猶未已也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見隱三年尹氏卒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孫氏曰立者篡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陸氏曰又足以見

世卿之惡也○呂氏曰既曰天王居于狄泉尊無二上斷可知矣又曰尹氏立王子朝則王子朝之不正而爭立辠亦明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八月乙未地震

義見文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羊穀梁有上有公字羨文也

左氏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義見二年

愚謂此與前四如晉至河乃復不同者以其有疾而

自復也可以見前四如晉皆不得入而復矣而此亦書者又以見公之不當如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孫氏曰凡公如晉不得入者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此年定三年皆是也此書有疾明公自有疾而反爾餘皆譏公數如晉而不納以取其辱康侯胡氏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可恥矣有恥而後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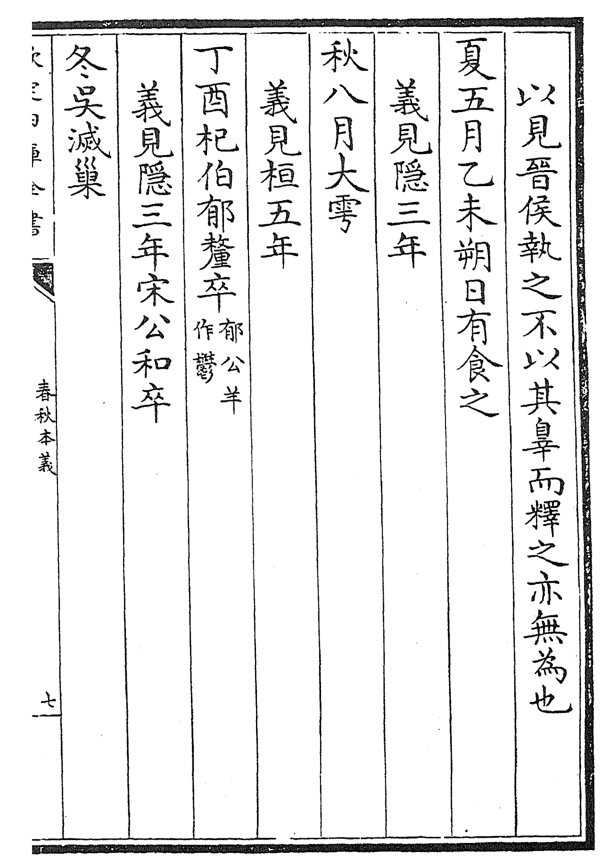
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貜俱縛切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婼至自晉

孫氏曰不言叔孫婼前見也愚謂此記婼見執首尾


以見晉侯執之不以其辠而釋之亦無為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羊作鬱
義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冬吳滅巢

康侯胡氏曰巢楚之附庸與十三年吳滅州來同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吳將謀楚先滅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皆楚之與國也

葬杞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詁公羊穀梁作倪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

詁叔弓之孫叔輒之子張氏曰黄父即黒壤晉地左氏曰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

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
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
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
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未詳信
否愚謂王室之亂如此而諸侯之大夫自為會其後
不見納王事跡天下事勢可知矣

有鸜鵒來巢鸜公羊作鸛誤

左氏曰書所無也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

公出奔之兆也○葉氏曰天有時地有氣橘踰淮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川有時以澤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故天失其時則書霣霜殺菽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氷地失其氣則鸜鵒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髙氏曰季辛不言大蒙上

文也旱既太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義又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書此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已亥公羊作乙亥陽公羊作楊

孫見莊元年杜氏曰陽州齊魯境上邑未敢直前故次於境愚謂以後公至自齊居于鄆觀之直齊邑爾

左氏曰初平子拘公思展執申夜姑將殺之公若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内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

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

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辠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沂上以察辠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

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皋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

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康侯胡氏曰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氏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世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明乎消

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哉○石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自周東遷天子始失政而諸侯專專自魯隱始自隱至昭凡十世矣自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侯始失國而大夫專專自宣公始由宣至定凡五世也自季文子武

子秉魯以至平子又四世矣此宣公之末年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而未能也自是以來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史墨所謂民不知君何以得國而樂祈子家駒亦謂魯君失民季氏得衆之久也政在季氏已四世魯君喪政已四公而以區區稠父而欲同諸大夫去之不亦妄乎宜其所以見逐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彦

唁弔生也何氏曰弔失國曰唁杜氏曰濟南祝柯縣

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迎之往至野井左氏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辠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曰唁公者何昭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

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殺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孫氏曰不能討季氏之辠而徒能唁昭公于野井齊侯之惡亦可見矣○常山劉氏曰次于陽州不得入於

齊也次于乾侯不得入於晉也此言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唁慰安之辭也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於魯徒能唁公此齊侯之惡也季孫意如逐君之賊晉不能討而戮之既與荀躒會于適歴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為哉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葉氏曰昭公傍徨於外以待二國者五年流離亦以甚矣而齊晉之君臣方且以

空言款公故三書唁以表之康侯胡氏曰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杜氏曰宋地陳留外黄縣城中有曲棘里地譜外黄在開封雍丘縣愚謂不為王事而卒于他所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陸氏曰諸侯卒於他

國及卒于會卒于師則書之雖在國不卒於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之類是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西鄆見成四年齊侯盖取之季氏也吕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能討意如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高氏曰齊侯若以取鄆之力會諸侯討季氏之辠以納公猶反掌耳而區區取一邑居之無意於納公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公行返而告廟則書至今昭公在外不告於廟明矣而亦書公至自齊蓋公自齊至于魯邑亦可謂公至自齊矣益知書法不可以凡例求也居處也居于鄆不得入國都也國都者諸侯之所居故居于國都不書書居于鄆則公失其所也公失其所其所由來

漸矣故君子常謹其微懼其禍之著而莫之救也觀昭公之事可為永鑒矣○黄氏曰春秋先五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盖晉以政不在公不若厚季氏之為利其後兩書公如齊如晉三書齊晉唁公五書居鄆四書在乾侯以至於薨嗚呼悲夫

夏公圍成公羊作郕

成見桓六年成者魯邑而公自圍其邑見公之失政甚矣康侯胡氏曰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

不君其辠咸具矣○孫氏曰其國內皆叛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又市轉切

杜氏曰鄟陵地闕左氏曰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邦衡胡氏曰晉為盟主公數如晉而不納及次乾侯晉又見拒是伯主已不與矣平時同盟如宋衞陳鄭皆不與矣齊莒邾杞何能為乎書四國同盟于鄟陵見諸侯與公者寡不與者衆也內見棄於臣民外見絕於諸侯雖齊莒邾杞實欲納公猶恐不克況徒盟而已

乎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公至自會居于鄆

義見前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見宣十六年入于成周自狄泉而入也王至此

僅入成周不得正位王城見王室之亂粗定而猶有

所畏也○東萊呂氏曰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氏曰子朝天子之子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辠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教導故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存耕趙氏曰寵嫡不早別遂使兩黨相傾五六年而後定愚謂楚受四亂賊而不殺其辠大矣○高氏曰先書天王居于狄泉而後書立王子朝

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後書子朝奔楚者由嗣君不正故亂臣得以乘之及能反正然後皐人竄跡皆上之人有以召之也書奔楚者見王室之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臯戾之人楚敢受之而不歸也康侯胡氏曰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則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期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跡薄子猛將期於見

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王猛子
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
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為人之君而見逐於其臣求救於人而不見與可為
永鑒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見二十六年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不書弒君之賊見文十八年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梁作郄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國稱人微者也扈見文七年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冬十月曹伯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邾快來奔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徐邈氏曰自此以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故悉書之

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

出存耕趙氏曰公淹恤于鄆恃齊求復三年矣公之求齊勤矣齊無納公之意而公不察也公至此悔亦晚矣義又見前

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見二十六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高氏曰六月而葬慢也義又見隠三年葬宋穆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杜氏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内邑地譜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孫氏曰公連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若此○木訥趙氏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其忍傷其類哉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羊作甯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鄭定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愚謂

滕小國魯未嘗會其葬至此會葬者見季氏之求悅

於鄰國無所不至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者不得見晉侯故義見二十六年

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氏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直言來而已齊侯今復唁公者以

公自鄆如晉不為晉所納故使髙張來唁乃所以嗤公也鄱陽張氏曰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昭公見逐於强臣孫於齊齊侯宜修方伯連帥之職請於天王糾合鄰國討其臣而納之可也乃徒使唁之是助季氏為虐也兩唁皆淺事而悉書之乃深著齊侯之辠耳

公如晉次于乾侯

髙氏曰公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

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者春秋書之所以深

辠季氏之惡與諸侯之不救也愚謂晉侯坐視昭公

之奔而不少恤其不為伯主也宜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詣公羊穀梁作倪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任氏曰昭公無德可懷而季氏之威可畏欲託大國

而齊不容欲適盟主而晉不受民以為不足繫屬也是以適然驚散所以甚言公之無託也○貫道王氏曰齊取鄆公居鄆畏齊不敢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此與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同意但彼在夷狄而未返此則失國而客寄乾侯猶曰以朝正之日而公在乾侯乎其誅亂臣正名分傷世變之意自見於言外可

以為永鑒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又

見魯侯在外而季氏使會其葬爾

冬十有二月吴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羊作禹

左氏曰吴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吴也子西諫曰吴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吴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吴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

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義見三十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狄切公羊穀梁作櫟適丁歷切

杜氏曰適歷晉地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辠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

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未詳信否陸氏聞於師曰季孫逐君之臣也晉不辠之而反與之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邦衡胡氏曰書之以見魯之亂成乎晉也康侯胡氏曰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朴鄉呂氏曰士鞅意如互為脣齒相為囊槖久矣當是時

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曰季孫從智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

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辠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曰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左氏近是莘老孫氏曰晉為大國又

世為盟主昭公久留於外寓於其國不得入而晉侯恬無納公之意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曰晉侯使荀躒來唁公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陳洙氏曰昭公出奔齊侯唁于野井又使高張唁于鄆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春秋一一皆書之豈為區區弔唁之禮及魯侯不得入書焉蓋皐齊晉而哀天下微弱之甚也季孫意如逐君專國惡逆之大者也齊晉大國也世為牧伯主

諸侯之盟討而平之反掌耳不能即誅意如而納昭公徒以屑屑之禮問之唁之皆從逆濟亂𦤎之甚者也

秋葬薛獻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高氏曰季氏恐失鄰國之歡故使人會其喪葬愚謂亦與二十八年葬滕悼公意同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羊作弓吳氏詩補音云弓肱同音

孫氏曰不書國脫之也杜氏曰濫東海廪昌縣義見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貫道王氏曰魯公不在

國而季氏受之季氏無君故叛君而來者無不容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義見三十年

取闞口暫切

杜氏曰闞魯邑張氏曰案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呂氏曰取闞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石氏曰取闞如取鄟取邿之類公在乾侯而内取闞非公意也未詳是否

夏吳伐越

左氏曰始用師於越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而國自是亡

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穀梁作大公穀莒人下有邾人

何忌仲孫貜之次子懿子也杜氏曰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五國稱人微者也成周見宣十六年左氏曰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

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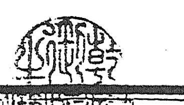
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

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愚謂京師者天子之居使以時城之常事爾春秋在所不書今王不得居於王城僅入于成周而諸侯城之見王室之亂粗定而猶有所懼也況諸侯不共王事而使大夫則王室微弱諸侯惰慢大夫用事皆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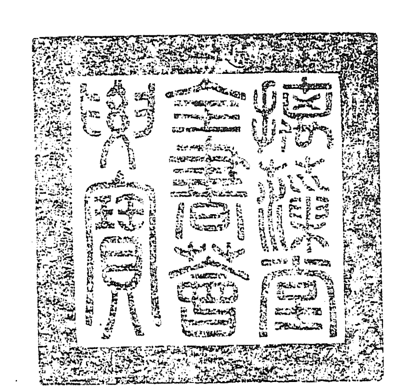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曰書曰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辠也對曰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本義卷二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二十七

元 程端學 撰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鄱陽張氏曰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追書以統月此史法之常也愚謂凡一公之始雖無事當書王正月今不書者亦以定公未立爾無他義也左氏曰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

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乎士伯怒謂韓簡

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辠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未詳信否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司隷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

故雖以王事討有辠猶不可也皆簒弑之萌履霜之漸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陸氏曰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旣殯而即位故書日左氏曰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

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康侯胡氏曰昭公之薨已越葵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公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於策乃見諸行事為永鑒爾張氏曰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嫡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本此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君子罔不盡傷心此所謂為永鑒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曰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義見葬桓公此又見八月而始得葬也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立煬宮

公羊曰立者何不宜立也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氏曰煬公伯禽子也左氏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呂氏曰違禮背義言天下之亂無復有綱紀文章也○木訥趙氏曰小人為惡內有不安則諂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

所不容何有於煬宮自煬至昭二十二世矣神靈何在立之所謂媢竈者也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黄氏曰季氏果以私禱而立煬宮未必增附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以非禮創立亦同淫祀耳名雖煬而實則非矣未詳孰是

冬十月隕霜殺菽隕公羊作霣菽左氏或作叔

菽先儒以為豆也以夏正言之此時無菽未詳其義

董子曰菽草之強者五行志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

殺菽則知草皆死矣未詳是否然義則在於隂陽不

和而寒極備耳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古亂反

范氏曰雉門公宫之南門兩觀闕也孔氏曰明堂位

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宫

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

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

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石門兩旁中

央闕然為道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兩觀與雉

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旁矣貫道王氏曰子家羈

曰設兩觀乘大輅天子之禮也魯僭周天災所以警

魯也愚謂亦為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起文也

秋楚人伐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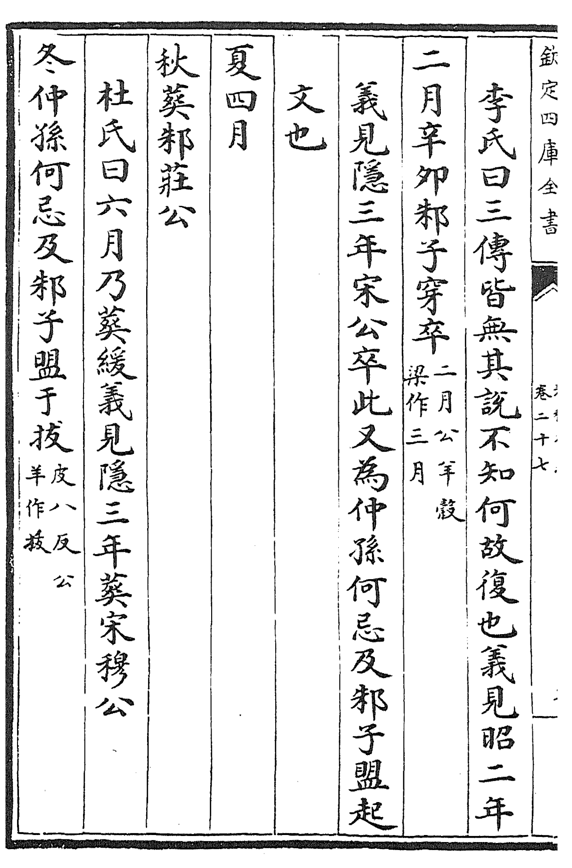
左氏曰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此書新作與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意不同者彼但譏其侈肆此則譏其僭禮而不畏天譴也康侯胡氏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劉氏曰習舊而不

知其非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呂氏曰雉門兩觀僭矣既災而又復作魯之君臣非不知以是為僭也蓋以為無足恤也以為無足恤也者弑父與君所由起也愚謂大室屋壞新宮桓宮僖宮御廩災必新作之皆不書者義所當作常事也雉門兩觀獨書者僭而不改非常也觀乎此則春秋不書常事亦可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李氏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復也義見昭二年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仲孫何忌及邾子盟起文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杜氏曰六月乃葬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皮八反公羊作拔

杜氏曰拔地闕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則其微弱可知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邦衡胡氏曰邾莊公卒未踰年而邾君出盟邾固可鼻何忌與之盟又甚焉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而與之盟奪人之親邾子當喪而出盟奪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爲三月陳子侵楚起文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劉子見昭十三年召陵見僖四年會諸侯于召陵侵楚先會而後侵也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鼻其志甲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愚謂陳子背殯出會鼻亦可知○戴氏曰自鄢陵之後晉

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六七十年閒無此大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啟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而退自相盟于皐鼬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汝入楚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伯於是絶矣悲夫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

陸氏聞於師曰書滅皐蔡也書以歸皐沈子不死於位也言殺之又皐蔡侯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呂氏曰蔡公孫姓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皐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者皆由不知分義苟力所能制則為之矣此與禽獸奚辨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由又切公羊作浩油

黄氏曰即會于召陵之諸侯前目後凡故不再序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杜氏曰繁昌縣東南

有城皐亭愚謂以十八國諸侯挾天子之大夫僅一
侵楚無功而還此盟雖設諸侯解體可知也義又見
隱元年盟于蔑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年作戊

貫道王氏曰侵楚無成既盟將散在會卒也故不得
言卒于師愚謂言卒于會紀實事耳非有他義也義
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許遷于容城

任氏曰容城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高氏曰自葉遷也至是四遷其微弱可知義又見成十五年○貫道王氏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況有國乎許之四遷蓋以小國而介乎強國之閒日見廹逐雖欲自保其社稷不可得矣終不免於滅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始以會出故以會致踰時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劉卷卒卷音權

公羊曰劉卷者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曰即劉蚠也貫道王氏曰劉獻公之庶子趙氏曰畿内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告故書之愚謂不特譏來告亦譏魯卒之又爲葬劉文公起也○石氏曰天

子之大夫外大夫也外大夫不卒不葬春秋卒天子之大夫者三而書葬者一卒尹氏王子虎以其來赴也書劉卷卒又書葬以來赴而又我會之也自文公以前王室尚強至此愈微矣大夫之喪而魯有往也昔者周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以為當親之也今列國不會天子之喪而會大夫之葬甚矣禮人臣無外交况畿内諸侯乎

葬杞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人圍蔡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羊作圄

杜氏曰士鞅即范鞅孔圉孔羈孫貫道王氏曰晉之有事於鮮虞凡幾役矣楚圍蔡而不恤偕衛以伐中山孰輕孰重邪晉業之卑不可望矣義又見昭十二年

葬劉文公

貫道王氏曰天子畿内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柏舉公羊作伯莒今本穀梁作柏舉

以見桓十四年杜氏曰柏舉楚地左氏曰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

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黒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

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
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辠必盡說十一
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
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
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
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
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愚謂周綱既墮夷裔橫恣相為盛衰書此見吳伐楚

爭伯之由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孫氏曰楚人圍蔡晉師不出故蔡侯去晉求救於吳楚師敗績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伐楚而吳子敢伐之此吳晉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矣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曰子常奔鄭愚謂囊瓦敗其國兵不能死而出奔其辠著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庚辰吳入楚左氏作郢陸氏曰誤也

左氏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

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

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

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

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

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

班楚宫子山處令尹之宫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

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辠君若顧報周室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隨人辭吳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

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

夏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戴氏曰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吳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髙氏曰

楚自春秋以來肆禍中國齊桓晉文舉中國之衆止能一盟屈完于召陵一敗得臣于城濮耳二伯既往莫有能與抗者柏舉之戰吴能勝之囊瓦既奔吴人長驅入郢慘烈不道甚於水火蕞爾楚昭僅以身免此吴之盛也自是諸侯大小罔不俛首與吴為會中國愈不能抗至黄池之會而春秋終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

義見隱三年

夏歸粟于蔡

杜氏曰蔡爲楚所圍饑之故魯歸之粟高氏曰患難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春秋之世相攻相滅此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不供職貢於天子至使天王有求於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援而敗楚入郢故魯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鼻之也○石氏曰春秋貴義不貴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爲楚所辱而不能救今

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

於越入吳

於越即越也見昭五年莘老孫氏曰越之三見於昭公時者曰越三見於定哀時者曰於越蓋當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越昭公時國名爲越故經據其號書曰越定公後欲自别於羣越始改號爲於越故經據改號書曰於越猶楚初稱荆其後稱楚也

左氏曰越入吳吳在楚也愚謂楚伐滅中國而吳入楚吳方入楚而於越入吳據事直書而窮兵黷武之戒昭矣中國不振而夷狄相為盛衰又可見矣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譏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意如逐君而以大夫卒魯於是不可為矣定公以受國為德而忘先君之讎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不敢叔孫婼之子成子也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盂師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曰三年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未詳信否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横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

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義又見昭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羊作遬後同

杜氏曰游速太叔子左氏曰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鄭許之怨舊矣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豈非楚人累敗於吳故鄭因乘許之弱而肆其暴邪任氏曰以大夫而滅人之國又以諸侯歸其惡甚矣愚謂許男不死社稷

亦無足道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張氏曰自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邦衡胡氏曰内有強臣之讎而遠去其國以事攻伐此易所謂危行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至自侵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季孫意如子桓子也二卿如晉未詳何爲義見隱
七年齊來聘○左氏曰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
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
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
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春秋本其禍之所
搆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

制之方復為之請於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於幾微故因事以宣其指原指以見其變篡君亡國之禍必自其禍之所起矣俱未詳信否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氏曰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

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未詳信否義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

冬城中城

穀梁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貫道王氏曰中城公宫城也成九年城矣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魯定不能制三家倚一城以自守是外徹其藩籬而區區欲固其堂奥也其能國乎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西鄆見成四年邦衡胡氏曰昭公居鄆鄆潰而歸季氏則鄆為季氏所據久矣今季氏自以兵攻之得非叛季氏乎義見昭十三

年圍費○愚案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則此蓋
叛季氏而歸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見僖十三年東萊呂氏曰晉自平丘之役不能以
德義結諸侯至於召陵之會諸侯皆貳而叛故齊侯
鄭伯盟于鹹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求衛而衛不從因執行人以侵衛行人所以通命也齊人執之以侵衛其辠著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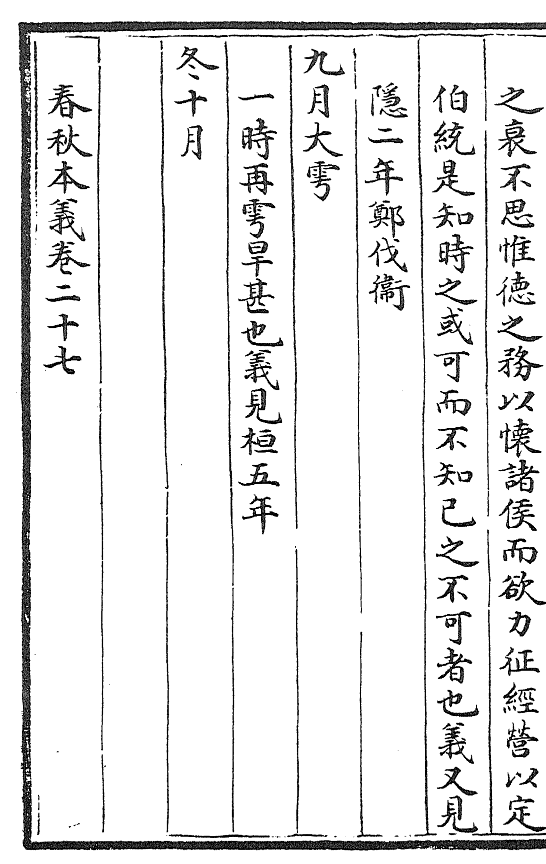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張氏曰元城後屬大名府愚謂衛服齊而為此盟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大雩

義見桓五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曰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貫道王氏曰齊景又欲合魯也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棄晉



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懐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
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

春秋本義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六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八

元 程端學 撰

定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杜氏曰報前年伐我西鄙左氏曰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顔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

射子鉏中頰殪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高氏曰魯政不在公矣而三家者實使公春秋因見公之舉動故未踰時而致之且為下復侵齊起也前此未得志故踰月之閒再出侵齊雖三家之所為然乍往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任氏曰三月之閒而兩侵鄰國無尺寸之功而重丘山之怨輕用其衆而不恤其民甚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

宋

曹伯露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也易曰自我致寇魯之謂矣義又見隱二
年鄭伐衛

公會晉侯于瓦

杜氏曰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張氏曰即滑

州白馬縣愚謂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名以諸
侯之尊越國會諸侯之師一見魯之微弱二見當時
惟知附勢而不顧理之不可也

公至自瓦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羊作趙

石氏曰二國叛晉故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義見莊

十年公侵宋

葬曹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曰曲濮衛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從祀先公

馮氏曰從祀者言隨而祭之也盤庚曰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祫于太廟羣主皆從歷代宗廟郊社之址皆有五帝山川功臣從祀之址詳其事殆新主入廟之意始昭公為季氏所逐而卒祀於外定之初其喪雖歸季氏尚欲溝絶其地域

不使與先君同旣而止葬於墓道南而已以是而觀則昭公未嘗得入廟也五年意如卒六年陽虎欲去三桓尚厭魯人之心始置昭公於先公之廟而祀焉爾不言昭公者内諱也康侯胡氏曰昭公之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陽貨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辠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曰從祀先公其亦深切著明矣○愚謂從祀先公者凡已祧之主皆得隨而祭之

蓋不當祫而祫也祫而不言大事于太廟者非時而祫將以是為常禘者也故不言大事而言從祀先公以寓意焉爾然無所考不敢質言之

盜竊寶玉大弓

陸氏曰陽虎家臣也其名不合登於史策故書曰盜寶玉大弓杜氏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穀梁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未詳孰是左氏曰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

之戒都車曰癸已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
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
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
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
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
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
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

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内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

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未詳信否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賜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志其不恭之大也○高氏曰明堂位以大璜為天子之器大弓為天子之戎器蓋成王以是賜魯是先君之分器也周官天府之職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與其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之祖廟

有禁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盜所竊是時公室卑三桓弱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將殺季氏不勝而出故因從祀先公竊取寶玉大弓以行莫有抗之者則國亂無政可知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勑邁切公羊作嚾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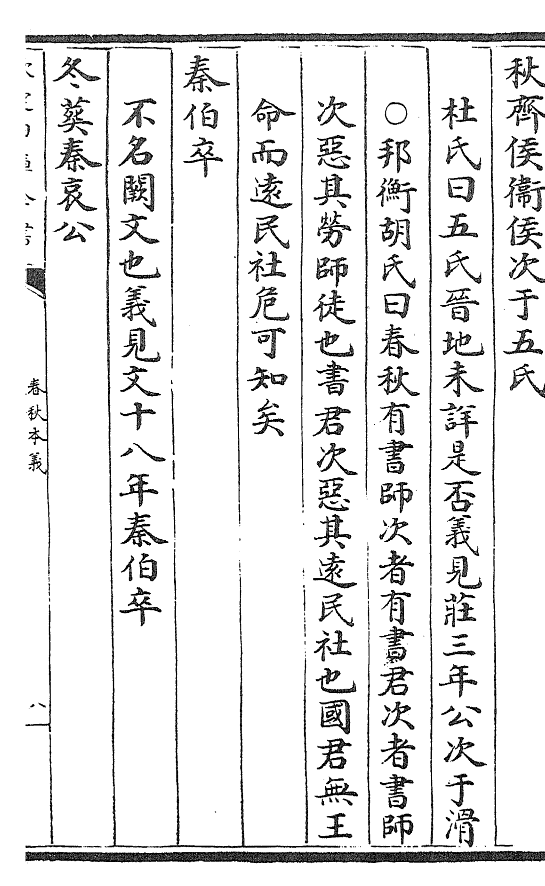
得寶玉大弓

左氏曰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南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寶玉大弓子孫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徳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盗得竊諸公宫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

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髙氏曰書得寳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盗者以正典刑則亦幸而得之爾盗竊之辠於誰責而可乎愚謂經書盗竊寳玉大弓又書得寳玉大弓若為穿窬所竊而今復獲之未見陽虎竊之歸之者在來者考焉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曰五氏晉地未詳是否義見莊三年公次于滑

○邦衡胡氏曰春秋有書師次者有書君次者書師次惡其勞師徒也書君次惡其遠民社也國君無王命而遠民社危可知矣

秦伯卒

不名闕文也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夷狄也卒之且不可況會其葬乎蓋至是與中國無間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公再侵齊及齊伐我西鄙之怨也義見昭七年暨齊平○或曰暨齊平齊欲之而魯與平也及齊平魯欲之而齊與平也未詳是否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古洽切又古協切公羊穀梁作頰

孫氏曰夾谷齊地張氏曰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

山即海州懷仁縣未詳孰是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夾谷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晉趙鞅帥師圍衛

義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鄆公羊作運穀梁田上有之字

來歸來曾歸田也與宰咺來歸仲子之賵齊人來歸

衛俘同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

山陰田在其北也任氏曰鄆即昭公時齊取以歸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謹見桓三年孫氏曰三月及齊平夏會于夾谷故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愚謂土地天子所封齊人侵之齊人歸之其無王可知矣○葉氏曰鄆前見圍蓋叛而附齊矣讙陽虎之邑也虎挾之以入齊龜山之在邦內者龜陰其山之陰也三田皆齊之所侵既與齊平而會故反而來歸三田之歸

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夾谷之會退萊兵而謝過非也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之所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音后又去聲公羊作費誤也

州仇叔孫不敢之子武叔也杜氏曰郈叔孫氏邑任氏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無鹽在鄆州須城縣東左氏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

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

稽首騶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騶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氏衆兇懼騶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騶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

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耒詳信否康侯胡氏曰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

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凡此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義又見昭十三年圍費○

愚謂凡大夫以邑叛必書此家臣以邑叛而不書者
非與其叛也義不在於家臣之叛而在於大夫敎家
臣之叛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是諸侯敎大
夫之僭也大夫僭諸侯則家臣叛大夫是大夫敎家
臣之叛也家臣而至於叛大夫則極矣此所以不書
家臣之叛而書大夫之圍其私邑此春秋所以為謹
嚴而防微杜漸之義著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曰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良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奈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起文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羊作池下同

杜氏曰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左氏曰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未詳信否義

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以叛起文也

冬齊侯衞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氏曰安甫齊地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叔孫州仇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彄苦侯切公羊穀梁暨下有宋字

左氏見上弟奔義見襄二十年大夫奔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爲次年入蕭以叛起文也○高氏曰國君必有左右大臣以輔其政令宋卿大夫數日之閒五人逃去君誰與處乎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杜氏曰蕭宋邑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辰以弟叛其兄其辠尤著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康侯胡氏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辠亦著矣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義見昭七年暨齊平

叔還如鄭莅盟

叔還叔弓曾孫成子也義見僖三年公子友莅盟

十有三年春薛伯定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葬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壞城阜曰墮莘老孫氏曰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

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年

夏秋郈凡再圍於是一墮毀之愚謂城郭所以禦外患今内難作而毀其城其必有由矣夫三桓踰制以城其邑者為僭諸侯計也而不知家臣效尤卒不可制然則前日之城乃自毀之道也可為永鑒矣○劉氏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强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望乎下者事其上則治奚由順哉故師行邦域之中而書之若異國然此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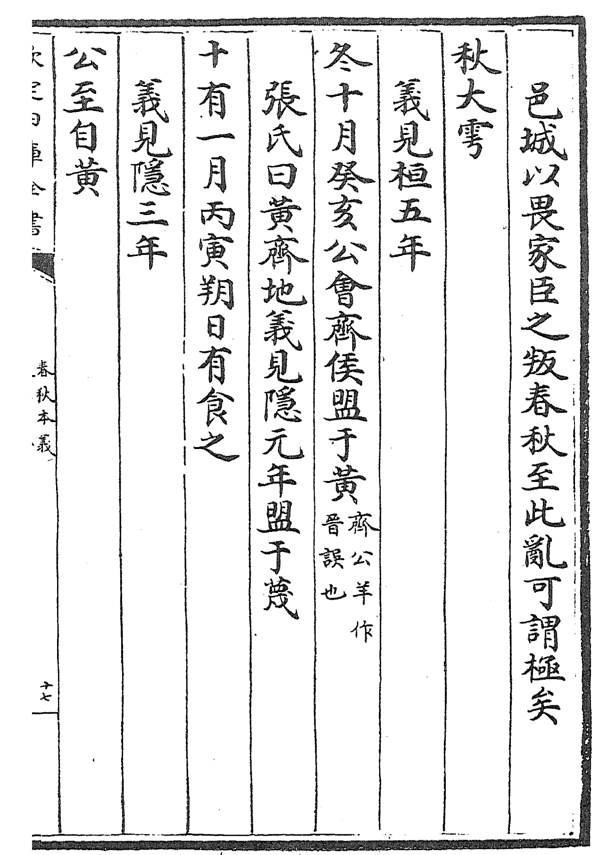
子所謂不在顓史而在蕭牆之內之意也愚謂春秋先書城費次書圍費圍郈次書墮郈墮費所謂屬辭比事不辭費而義自見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苦侯切

杜氏曰彄孟縶子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義見墮郈○師氏曰郈費二邑數叛不能制故皆墮之蓋前此者公城中城以畏三家之張今此三家墮



邑城以畏家臣之叛春秋至此亂可謂極矣

秋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齊公羊作晋誤也

張氏曰黄齊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公至自黄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二月公圍成

義見昭二十六年○莘老孫氏曰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天下有逆命者則天子命諸侯伐之一國之邑有叛者則諸侯命其臣伐之故天子無伐其諸侯諸侯無討於邑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逆命者衆故有王而伐鄭者陪臣擅命而權在私家諸侯不得為政故有公而圍成者成魯邑而魯圍之書曰公

圍成以見諸侯之失道也

公至自圍成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二字

左氏曰垂葭實郹氏杜氏曰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張氏曰屬濟州皆未詳是否義見莊三年公次于

滑

夏築蛇淵囿音又

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不及國也夫囿成弗克而力此何振之有義又見成十八年築鹿囿

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義見昭十一年○存耕趙氏曰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言也

衞公孟彄帥師伐曹

髙氏曰衞比伐曹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知以禮為

國故亟戰如此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張氏曰晉陽唐曰太原府宋為并州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亦切公羊寅下有及字

杜氏曰士射士鞅子張氏曰朝歌晉地衛州衛縣有朝歌城南有牧野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任氏曰未閱三時而三大夫以邑叛晉之君臣失道之

甚也邦衡胡氏曰晉主夏盟威制海内反不能禁其臣之叛已不正也已帥以叛則下莫不叛矣天王在上晉侯不能帥諸侯以朝至於王室有難又不能勤王述職而使大夫城之又執人於天子之側非叛王而何帥天下而叛故臣亦相帥以叛君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不可一日而不臣也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曰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

盟於公宫常山劉氏曰趙氏晉之強宗鞅叛當誅晉侯不能治而許之歸國亂無刑矣愚謂見晉之衰而廹於強臣也○邦衡胡氏曰先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以拒晉也次書晉趙鞅歸于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書入者臣自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責在君也吕氏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為大惡臧武仲以防求後於

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牆而走其亦可以免於戾矣趙鞅歸于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存耕趙氏曰三晉之形成於此矣

薛弒其君比

不書弒君之賊見文十八年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公羊穀梁作晉

左氏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䲡而

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辠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辠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

元咺奔晉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牂子郎切二月公羊作三月公孫作公子牂作牄

葉氏曰不別以歸何國時楚強且主兵歸楚可知左氏曰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未詳信否任氏曰以中國諸侯大夫而從夷狄以滅國豈特自強哉實有以資之耳愚謂以頓子歸不死社稷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夏衞北宫結來奔

左氏曰北宫結來奔公叔戌故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愚謂一國而三大夫出奔其為國可知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音醉公羊作醉

杜氏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張氏曰吳地今為秀州治所石氏曰不言爵不言師不書戰皆夷狄略之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吳子光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公會齊侯衞侯于牽公羊作堅

牽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吐刀切

洮見僖八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市軫切

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說文社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劉氏曰脤膰以親兄弟之國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非禮也○東萊呂氏曰春秋録相朝見則見述職之本廢矣書交聘則

見閒問時見之禮缺矣詳盟會則見會同之制壞矣書來賜命則見告命之道絶矣書歸田假田則見廵狩之法替矣今歸脤而復書之則法度之壞已甚諸侯不助祭以受脤天子而天子從遣士以歸脤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氏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

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劉氏曰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内則逐公孫戍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

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此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與常山劉氏張氏同任氏曰既曰世子而出奔父子不相安而天倫滅矣○石氏曰孟子稱小弁為親親詩人傷二子乘舟爭相為死為非義衛靈公失道南子廢太子蒯聵不得於父又與伋壽遠矣書其出奔以見滅天性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事見上愚案春秋歷書彄師師而繼以出奔以見君

假臣以兵權禍之所由起也未必皆以蒯聵之黨而見逐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高氏曰蒯聵爲南子所譖而出奔靈公信其譖言不亦蔽乎雖然蒯聵則不能無辠者也人子處頑嚚則有道矣不至於以嫌見誣也而非蒯聵之事也比年志公孟彄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大夫况出奔者五人而衛侯獨與南子處此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邦衡胡氏曰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曅
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曅魯納叛臣也義又見僖二
十八年元咺奔晉

大蒐于比蒲

義見昭十一年

邾子來會公

邾子左氏曰邾隱公石氏曰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春秋會禮非復如古之制

也今公蒐國內而邾子就會之非禮甚矣遇非所朝之地而蕭叔朝公於穀蒐非所會之處而邾子會公於蒐會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

城莒父及霄

張氏曰皆魯邑義見隱七年城中丘○石氏曰一時而城二邑書以譏之此年與桓七年無冬四年無秋冬昭十年無冬皆闕文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去年來會公而今年來朝見邾之衰而屢求于魯皆非禮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鼷音兮

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也趙氏曰嘗旅於會稽時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愚謂此與成七年事雖少異而義則同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滅人國皐不容誅矣然以胡子歸又責其不死社

稷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五月辛亥郊

石氏曰五月非郊之時蓋以改卜牛至此而後能郊也有言用郊有言郊用者不宜用也直言郊者以上之不能郊也義見成十七年用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氏曰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義又見僖公薨

○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内卒

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羊作軒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齊侯衛侯次于蘧篨公羊作遽篨

義見莊三年次于滑

邾子來奔喪

葉氏曰喪何以言奔急事也禮非天子父母之喪不

奔見日而行見星而舍日行百里謂之奔諸侯而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始行於强大之國非禮明矣呂氏曰諸侯相為奔喪專以强弱利害為國禮義消亡可知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梁作弋非也下同

孫氏曰姒氏杞姓哀公妾母穀梁曰妾辭也愚謂此為葬定姒起文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邦衡胡氏曰邾滕奔喪會葬以天子之禮待魯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供臣子之職邾滕以是行之於魯其無王甚矣○任氏曰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因事以求悅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為國者

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穀梁作稷乃古昃字）乃猶始也宣八年葬敬嬴言而而此言乃者彼以日中此以次日日昃甚於日中故命辭有輕重耳孫氏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為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愚謂義與宣八年葬敬嬴同而此則失禮甚矣其私謚又見葬桓公○高氏曰日

下昃則失虞之時甚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者所以寧親也乃克葬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辛巳葬定姒

高氏曰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譏不正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不敢稱夫人而以夫人之禮葬爾此妾也而加以其君之謚非禮之甚也況襄五年葬我小君定弋是襄公之母也又豈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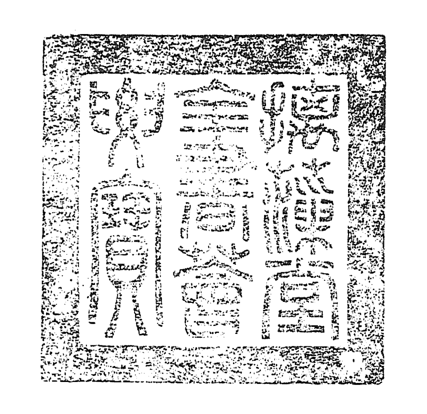
同謚乎義又見文五年葬成風○愚案哀公未成君故僅免夫人小君之稱然原其情則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矣又案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今定公葬居定姒之前是先重而後輕也又失禮矣

冬城漆

高氏曰漆非曾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叛人而以其地令將伐邾故又勞民城之以為備譏其非所

城而城也夫前年城二邑國再大喪又勞民如此所謂不待言而惡自見者也○張氏曰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啟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乗閒以伐其國齊人問臯而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本義卷二十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